

# 國難與文化

柳湜著



黑叢白書

黑白叢書之四

# 國難與文化

著柳湜

上海黑白叢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三日

## 國難與文化目次

- |                       |    |
|-----------------------|----|
| 第一節 幾月來的感想.....       | 一  |
| 第二節 什麼是思想運動與文化運動..... | 八  |
| 第三節 從五四運動到今日.....     | 二一 |
| 第四節 當前文化運動中的病症.....   | 四七 |
| 第五節 中國文化運動新階段的淺見..... | 六〇 |

## 第一節 幾月來的感想

近半年來，個人的感想真是太多了。半年來的世界，半年來的中國，真所謂「變化多端」，世界與中國都在驚濤駭浪中，沒有一刻寧靜過。由這巨吼的濤聲裏，我感覺的是什麼呢？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自我醒覺的要求，我對於世界，對於自己生活着的這所謂文化的環境，都生出了一種重新估量與認識的感想，對於過去我有着無限的感懷與自責，我強烈的要求檢討過去，與更進一步的認明現在與將來。

這一種感想，我也從許多友人的感喟中感覺到，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神經過敏，幾乎也是與我同一生活內容的一切友人的共同的心懷。我在不知不覺中，

生出了一種自喜，我想道，這也許就是中國民族自我醒覺的要求的一種反映罷。果如此，這原是新生之前必然有的現象啊！

我沒有時間來漫談個人身心的感觸與變化，這裏我要談的只是半年來我在這所謂文化環境裏所看到聽到感到的事物。記得我最早對於當前文化事業的一些不滿，自然是屬於一種雜感，我所接觸到的文化部門，我所看到的一些具體事例，我懷疑，我不滿，因此也逼得自己說了不少的話。有時，也因別人的感到，別人的懷疑和批評，因此引起我去考察，而把我的懷疑和不滿越加擴大。

譬如去歲我在香港時，就因和朋友們的閑談中，談到了許多問題，我發生了許多感慨，在生活日報的「週報」裏，我寫了不少的文章（現均收在實踐論中），後來回到上海，才知道，那些文章也很引了一些朋友們的注意；在文化許多部門中，我們一天天碰到有人在對空想的或機械的觀點，公式主義；過去那

種傳統的偏狹性以及舊的工作方式表示不滿。漸漸的，大家都覺得照着這樣的現狀弄下去，不是辦法，普泛的存在着一種對於現狀的不滿，要求改造的心理。我們真的到處都聽到不滿的聲音了。

在最近數月中，各種刊物上常看見批評當前文化的文字，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尤其對於蔣弗華先生的「青年思想獨立定言」，和由炯之先生提出的「反差不多運動」，覺得非常的值得注意。雖然蔣先生對於當前的思想運動也僅僅在消極方面痛下了許多切實的批評，對於青年喊出「思想獨立」，「尊重知識」，並沒有告訴我們過去的思想運動的錯誤在那裏，當前的思想運動應該怎樣，但仍舊有它的價值存在，至少蔣先生已對當前思想運動提出改革的口號來了。至於炯之先生對文藝作家喊出「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就是「反差不多」運動，這不過是反對文藝中的公式主義的意思，這一種批評自然也有他的

意義，絕不因炯之先生把文藝上的「差不多」的毛病一概歸到「前進」的作家，把自己除外，就認為他指出的毛病不值得我們注意。這兩篇文章，至少是說明了到處對於當前文化現象都在表示不滿，並且直接由於文化人口中喊出了。

一是的，我們今日聽到的還多半是消極的批評，積極的對於中國文化運動的規劃我們幾乎還沒有聽到。我回想過去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文章，現在翻開再讀時，也覺得指摘的地方多過建議，並且是單就一個一個問題而說的話，很少對於整個中國文化問題，作一全盤的考慮。直到今日止，我們雖然也讀到了陳伯達先生提出的「論新啓蒙運動」，可是陳先生也僅僅在這時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這一個問題並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只算是開了一個頭，就沒有下文了。此外艾思奇先生在去歲生活星期刊的「雙十特輯」裏，也談過「中國目前

的文化運動」，但因篇幅的關係，艾先生也並未能將中國文化問題的各方面都討論到，主要的僅僅告訴了我們今日需要的文化運動應當有一個什麼樣的內容，雖然，這些意見都是很寶貴的，但就問題的全面說，這些意見還只能當作討論的材料，並未給我們對整個問題，中國文化運動往何處去的問題作一個系統的答復。

越到近來，由於許多實際的問題，由於許多文化人對當前萬花撩亂的現實現象，感到混沌不清，那種自我醒覺的要求更普遍的在許多人的腦中滋長了，我親自從一個文化的友人的口中聽到他憤慨的問：「我們過去到底幹了一些什麼？」這問題很打動了我，我知道，這一問題的答案無疑的是有許多人在等着的。我們要解決了這一個問題，我們纔能正確的覓得今後的方向，決定今後的步伐。

在過去這一個問題，自然也頗廣泛的被人談論過。但正確的答案並未做出來。檢討過去是等於清算爛賬，是一件繁重工作，不是隨隨便便可以作出的。

我和幾個朋友在幾次的聚談中，覺得在我們開始清算過去之前，我們還要多做一點準備工作，甚至於對文化運動是什麼，思想運動是什麼，這些概念都非重新加以確定不可，不然單從枝枝節節上討論問題，仍不能找出這筆爛賬的線索來。我們在把這些基本的概念認明了後，我們來看過去，來檢討這二十年來的文化運動所走的道路，所給我們的是些什麼，它的傳統給我們今日實際的文化事業又是怎樣的影響，今日中國文化運動的病症在什麼地方，然後我們來對今後的規劃，作一番積極的建議。可惜的是朋友們的聚會不常，我們除開在討論基本概念時，彼此交換了許多意見外，我們只留有這樣的一個研究的輪廓，在無可如何中，我來把這一繁重的問題作了一回全部的致察，我知道，我

沒這樣的能力來勝任這種工作，不過，既然自己有這種感覺，而又得了許多朋友的幫助和鼓勵，因此也不害羞的將我研究的結論寫下來，在這統一救國的聲浪震動全國的今日，文化在救國中的任務自然是構成了一個重要部份，那末，這些不成熟的淺見，就作爲我個人的一種私見而提出罷！如果由這些淺見能引起全國文化界諸先進的注意，那自然是我意外的榮幸了。

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我們怎樣來認識它呢？單止不滿是不夠的。

## 第二節 什麼是思想運動與文化運動

我常常感到一個在實際運動中的人，因為無數具體的問題堆集在他的腦子內，很少有機會使他想到原則上的問題，因此他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常常看輕理論，譬如，我要對一個在實際文化運動中的人提出「什麼是文化運動來問他，他一定要把眼睛睜得老大向你道：「老柳：我太忙了，沒有時間來和你談這樣的問題」，他以為這一個問題是老早就解決了的，用不着再談，這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

但一個從事實際的文化工作者，一定非對運動本身有明確的了解不可。當前中國文化運動上的許多糾紛，混亂，歸結到最後，也還可達到最根本的認識

問題上去。所以，現在雖然明明知道許多人都忙，也許不大高興來討論什麼原則罷！但我仍覺得在檢討中國文化運動實際的問題以前，首先還有專就與一切具體問題有關的理論的回顧的必要。我要重新向大家提出，「什麼是文化運動」一個問題來。

我們聽了這一個問題後，如果我們原是有了初步社會科學知識的人，一定腦中會記起：社會的構造是由下層基礎和上部建築合成的，下層基礎是社會經濟結構，上部建築卻又可分爲上部建築一和上部建築二，一是政治法制的生活過程，二是社會意識諸形態的過程。平日我們所謂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會的上部建築二，所以我們說文化鬥爭就是意識鬥爭，因爲這一鬥爭的戰野是屬於意識的範圍。某一特定社會的文化既是某一特定社會經濟的產物，爲什麼文化還有什麼運動與鬥爭呢？這是因爲上部建築相互間原來都互有影響，並且對經

濟基礎也有影響，生活的物質條件雖是主要原因，但意識的部份對生活的物質條件也可以發生相反的第二義的作用，因此意識鬥爭不僅也是促成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一種力量，並且這力量往往變爲一種新社會秩序到來的引導。我們又知道，社會結構下層基礎，上部建築，這些名詞，在這裏並不是代表着靜止的意思，社會的結構也不能想像爲某一特定的社會，就是某一特定社會純粹的姿態，一點不夾雜過去時代的殘渣，而是極複雜的因素構成的；作爲特定社會的標誌的，不過是就其主導的力而說的罷了。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社會這東西，抽出了人的要素，就會變爲完全不可想像的事，人類過去的歷史，就是人類全部社會鬥爭的紀錄，社會鬥爭包括人類的一切鬥爭，如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更正確的說，文化鬥爭是屬於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思想鬥爭又是屬於文化鬥爭的一部分。這些鬥爭，雖總合起來，都是社會鬥爭，

但各自有各自一定的領域，文化鬥爭雖也是一種政治形式的鬥爭，但文化鬥爭並不就是政治鬥爭，它不能代替全部的政治鬥爭，猶之思想鬥爭雖是文化鬥爭的精髓，但思想鬥爭却只佔文化鬥爭的一部分，思想鬥爭仍有它自己的領域，不能代替文化鬥爭。我們要能不將這些鬥爭的領域混亂，我們才能認明各自的特殊任務，才能規定各領域內最最實際而又正確的方向。

我們現在要攷察的是文化運動，但我在以上說過，文化運動是一種意識鬥爭，文化鬥爭的精髓是思想鬥爭，文化鬥爭與思想鬥爭的差別，不過在文化鬥爭的範圍比思想鬥爭來得大，文化鬥爭可以說是思想鬥爭具體化，或是思想鬥爭在整個意識領域的活動。所以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文化運動總是帶着一種思想的運動，我們要了解文化運動是什麼，就不能不先明白思想運動是什麼，以及思想運動在歷史發展中的許多特點。

第一，從性質說，思想鬥爭在全部社會鬥爭中，它並不是社會最根本的鬥

爭，它是屬於上層的鬥爭，它的鬥爭方式並不像政治經濟鬥爭的直接，雖然

這一鬥爭的發生仍根據一定的經濟政治的條件，並爲經濟政治所決定，但它的

發生並不是在政治上已有明白的要求後，恰恰相反，它是在政治鬥爭明朗化以

前，它就以一種思潮而出現，且對政治具有一種領導作用。所以我們常說意識

鬥爭是革命的第一階段，當一種思潮出現時，原看不出革命的形勢，而這思潮

裏卻帶來了革命的種子，包含有新政治形態的影子，因爲這鬥爭的方式不像政

治經濟那樣直接，所以思想鬥爭每每現出它的恆久性，散漫性。因爲社會的變

革並不能單由思想鬥爭所完成，思想鬥爭不過引導出以後的政治的決鬥。所以

在政治鬥爭沒有獲得勝利前，自然它未完成它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任務完成

以後，爲了鞏固這新的社會秩序，肅清舊社會意識的殘餘，也仍是一種最重要

的因素，它的使命仍未終結。所以我們看見思想鬥爭的持久性，並不像政治鬥爭的多變化，富散漫性。因爲思想鬥爭在未變爲廣大的社會思潮，帶着明確的政治要求以前，這一鬥爭的出現，起初不過由極少數先進的智識者，反映羣衆的要求，天才的提出，並不一開始就是羣衆鬥爭。一種思想變爲思潮，那是因爲這思想實際的反映了羣衆的要求，而確實代表了無數人們腦中的憧憬，說出無數人們要說而說不出的話，這些話，馬上再反映到羣衆身上，而變爲羣衆的廣大的思潮，形成運動。在開始，在一兩個哲學家的辯論中，幾個文學家的寫作中，少數人對於宗教的不滿發出要求改造的言論中，是還看不到這原是羣衆的要求，這就是鬥爭的起點呢。所以在思想鬥爭上，也缺乏政治鬥爭的規律性，而現出散漫的現象。我們今日回顧某一國家一時期的社會思想的發展史，我們常常看見，在社會鬥爭未白熱化以前，那些思想上的鬥士，他並不自覺自

己是在領導一種革命，他不過覺得從他的良心，正義，真實方面，要那樣說話罷了。

第二，從鬥爭的對象說，思想鬥爭的對象是思想本身，不能超過它的鬥爭的範圍，如果超過思想範圍，它就不能發揮它的效果。思想鬥爭在一定的階段上，它是針對着一定的保守的腐爛的思想體系，是在意識的領域內，擊破羣衆的成見和愚謬，啓發他們新的思想。這種鬥爭是無所不入的深入羣衆，在廣大的意識範圍內展開的，不能把它過於束縛在狹隘的政治任務內，使運動的範圍縮小，變成思想運動代替了政治運動，結果反妨害了思想本身的鬥爭。

第三，從鬥爭的內容說，思想鬥爭的內容必定是從羣衆實際的要求中產生出來，這些羣衆的要求，自然又基於當時政治經濟的條件所育成的。思想鬥爭的內容不僅是思想體系間抽象的理論的鬥爭，同時，最最主要的是個個的具